

日本本土初级汉语教材《新ゼロからスタート中国語 文法編》词汇编写研究

李悦嘉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市，100084；

摘要：本文围绕日本畅销初级汉语教材《新ゼロからスタート中国語 文法編》的词汇部分展开分析，以《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2021）和日语语料库 BCCWJ 为参照，从词汇数量、编排方式与注释、等级分布及中高级词汇的选取等方面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中国语》在选词上注重高频词汇和日汉同形同义词，体现了本土化特点，能降低学习者的认知负担，提高学习效率。然而，教材在词汇分布均衡性、循序渐进的科学性及注释细致程度上仍有改进空间。本文总结了其经验与不足，为本土化汉语教材编写提供启示，即选词需结合学习者语言背景，注重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以提高汉语教学质量。

关键词：日本本土汉语教材；词汇量；词汇等级

DOI：10.69979/3041-0673.24.11.047

日本与中国同处在“汉字文化圈”中，自古以来就与中国交往甚密。因此中文教学在日本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自1972年中日建交，中日关系趋于正常化后，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教育合作等方面的沟通日益增加，交往也日益密切。同时，由于中文和日语在语音、词汇、文字以及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选择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日本人也越来越多。据《朝日新闻》2022年的报道，日本人学习最多的外语语种是英语，其次则是韩文和中文。由此可见，中文学习在日本人的二语学习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在语言学习与教学中，教材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马剑飞等（2021）指出，日本基本具备了中文教学资源的自主研发能力和本土供给能力，甚至还具有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输送教学资源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汉语教材的本土化的编写路径值得我们借鉴，以从中获得启示。

教材词汇研究具有必要性。如果说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那么词汇就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胡明扬（1997）就指出，语言说到底是由词语组成的，离开了词语也就没有语言可言。由此可见，没有足够的词汇量，学习者就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和表达。此外，教材中的生词是开展词汇教学的主要依据，教材词汇的选取，生词的合理编排，教材中的词语注释，都直接影响到词汇教学的效果。有鉴于此，本文选取日本电商网站亚马逊上的畅销书《新ゼロからスタート中国語 文法編》作为研究

对象，聚焦其词汇部分进行分析，以最新的国际中文教学指导大纲《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2021）以及日语书面语语料库 BCCWJ (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 为参照，对教材的词汇选编特点进行对照分析，思考教材中词汇部分编写所带来的启示与可借鉴的优点，供日本本土汉语教材的词汇编写及教育工作者讨论，促进日本本土汉语教学质量的提升和教学方法的创新。

1 研究对象

《新ゼロからスタート中国語 文法編》（《新从零开始中国语 语法篇》，以下简称《中国语》）是由日本 J リサーチ出版社出版，在日工作生活多年的、日语专业出身的中国人王丹编写的初级汉语教材。主要内容由“发音”→“语法”组成，学习者首先在“发音”部分学习声调、辅音和元音以及拼音，然后在语法板块中逐步建立基本语法。语法之后是写作风格的练习，以帮助学习者记住“简体中文”，同时巩固语法知识。该教材虽然名字是《文法编》，但其编写定位是初级综合型教材。且该书在日本亚马逊官网常年居于人气榜和畅销榜的前列，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中国语》教材词汇分析

2.1 词汇数量分析

笔者对教材的“词汇数量”进行了统计，按“四舍

五入”的原则保留了一位小数。由上表可知，《中国语》全书共369个生词，少于500个。其中课文生词量为167个，补充生词量为202个，平均每节课生词量为18个，每课最多生词量为26个，最少为15个。同时，每课生词在26—15之间浮动。

刘珣（2000）提出，初级阶段汉语课每课的生词量一般不宜超过30个，且应该逐步增加。根据这一原则，该教材在词汇编写上没有体现出循序渐进的特点，在这方面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同时，杨寄洲（2003）在《编写初级汉语教材的几个问题》中也曾提到“一部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初级汉语教材，在词汇量的安排上必须做到：每一课的生词要控制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不能有的课多有的课少。《中国语》每课词汇的分布与平均每节课生词量相差不大，《新特快》则不符合这一原则，分布波动较大，不利于学习者进行系统学习。作者应该考虑将词汇均匀分布在各个课时，以保持课程之间词汇变化的稳定性，从而帮助学习者更有效地构建词汇网络。

不过，由于该教材不是针对汉语考试编写的教材，因此要想对教材的词汇总量进行评价，除了与《等级标准》进行比对外，为保证科学性，我们还要将其日本的汉语教学大纲进行对比。所以我们引入了《中国語初級段階學習指導ガイドライン》（2007）（译为《汉语初级学习指导大纲》，以下简称《指导大纲》）来对教材进行考察进行考察。《指导大纲》是由日本中文教育学会学术成果标准项目委员会编写的，在日本的汉语教育领域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大纲认为，初级阶段的学习者应该掌握的词汇量为600+400个。前者为基本词汇，后者为准基本词汇。在初级学习阶段，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最好全部掌握，但也可以根据学习情况进行处理。从数量上看，《中国语》的生词总量不符合《指导大纲》的标准。

2.2 词汇编排方式与注释分析

从整体编排方式来看，《中国语》在每篇课文之后列出了课文中出现的生词，且在每一课的基本词汇后列出了语法点讲解例句中的生词以及一些附加词汇。同时还列出了拼音与日语注释。

教材词汇编写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就是对新词的解释，这是教材编写的基本问题之一。王汉卫（2009）将生词释义模式分为非语言式、交互式和语言式三类。其中，非语言式包括非语言符号到语言（符号释义）和

图片到语言（图片释义）两种，语言式包括从外语到汉语（媒介语释义）以及从汉语到汉语（目的语释义）两种。而媒介语释义法是初级阶段汉语教材中使用最多的生词释义法，也是《中国语》所采取的释义方法。除此之外，《中国语》课内会在一些生词后面标注词性，比如在“口”后面标注了“表示一家全体人数的量词”、在“台”后面标注了“电气制品等东西的量词”、在“这”后面用星号标记了它是指示代词等。日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同形词，因此对于日本学习者来说，掌握完全同形同义的词的意义及用法并不十分困难。笔者认为《中国语》的这种标注方法可以减轻学习者的负担。同时，日语和汉语之间还存在着形同但意义和用法不完全相同的词，而这些词容易造成日本学习者的偏误。例如“台”在日语中用作量词时，可以表示“计数车辆或机器等的量词”，如“カメラ5台”（五架照相机），还可以表示“大致的数量范围”，如“成績はいつも10番台に入っている。”（成绩总在十至十九名之内。）而汉语中“台”用作量词时只用于某些机器，或表示舞台上一次完整的演出，并不表示大致的数量范围。同时，“口”是一个汉语中使用而日语中不使用的量词，学习者在实际使用中易产生偏误。作者对这两个量词的标注也能起到正向强化作用。彭世娟（2020）对汉日指示代词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汉日指示代词的相同点主要体现在近指指示代词“这”和“こ”，而不同点主要体现在“那”和“そ”“あ”。然而《中国语》只对“这”进行了标注，而并未对其下面的“那”进行标注。因此笔者认为这一部分还可以根据汉日对比进行优化，使教材更具针对性，更贴合本土化要求。

2.3 词汇等级分布分析

考察教材的选词情况，不仅要看选词的量，还要考虑选词的难易程度。本文参考《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等级标准》）对该教材的生词等级进行考察。《等级标准》是国家语委首个针对外国中文学习者制定的标准，能够全面描述和评价学习者的中文语言技能与水平。该标准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负责制定，参考了十多种有影响力的国际语言标准，并广泛调研了国内外各类教育机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的实际情况，充分征求了国内外专家的意见，经过多次论证和修改后最终完成，因此能够为世界各地国际中文教育的教材编写提供规范性参考。《中国语》的词汇等

级分布图如下所示：



图1《中国语》词汇等级分布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语》中初级一等的词汇占比总是最高的，共计194个，占比达到了52.6%；其次是二级词汇，虽然二级词汇的词次明显低于一级词汇，但占比也达到了12.4%；三级词汇占比在初级词汇中最少，为7%；其余等级的词则互相呈正比分布，如四级词汇的占比大于五级词汇，五级词汇的则大于六级词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纲外表达较多。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教材生词以初级词汇为主，比较适合初级阶段的学习者。

2.4 中高级及纲外词汇编排分析

《等级标准》将学习者的水平分为低、中、高三等，且每个等级内部还根据水平差异各分为三级。通过上面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出，该教材包含一定数量的中、高级词汇。周小兵等（2017）表示，从二语学习者、使用者角度看，不同的汉字、词汇、语法点，其使用频率也有区别。因此，为了进一步验证该教材在词汇选取上的本土化及科学性，笔者将该教材初级以上的、除专有名词以外的词语在日语语料库中进行检索，并对其词频进行分析，以观察其在日语中使用的频率。这里使用的语料库是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NINJAL）开发的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语料库。BCCWJ是一个现代书面日语的平衡语料库，包含了各种文体的文本，如新闻、杂志、文学、学术论文等，旨在为语言学研究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

基于统计结果作以下说明：第一，学术界关于汉日同形词的界定尚未有统一定论。这里我们参考万玲华（2003）的定义，即“忽略字形的繁简，只要简化前字形属同源的词就是同形词”以及吴侃（1999）提出的“除汉语词外，因双方都使用汉字，某些和语词也可以看作

同形词。如‘住む’，只要他用汉字书写，就可以看作与中文“住”相同。”第二，该语料库里共有85112个词条，按照绝对频率法，语料库中的高频词通常被定义为在词频分布的前10%或20%中的词。这里我们选取前10%的词作为高频词，即8511个词，第8511个词的频率是618，因此我们把词频618以上的词归为高频词；中频词通常为中间的80%，即该语料库里的第8512个词到第68089个词，其中最低的词频为4；低频词为后10%，即4-0。我们将以上词汇分成同形高频、同形中频、同形低频、非同形高频、非同形中频、非同形低频6类，结果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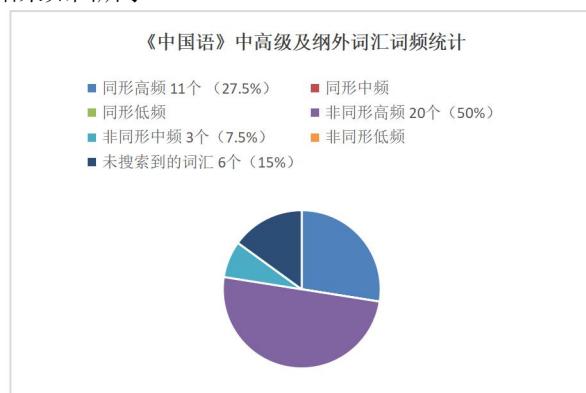


图2《中国语》中高级及纲外词汇词频统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语》所选取的中高级词汇以及纲外表达中，日本高频使用的词占绝大部分，占比达到了70%以上。第二是同形同义词。同形同义词占比在25%以上。朱勇（2017）曾提到过：同形同义同用法的同形词对日本人而言相对要容易些。刘富华（1998）也认为，若能借助同形同义词因势利导，必将大大促进对日本学生的汉语词汇教学，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因此我们认为，《中国语》选择在初级阶段适量教授一些日汉同形同义词，体现了其本土化特点。

3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语》教材的分析可以看出，该教材在词汇选取和编排上注重满足日本学习者的语言背景和实际需求，体现了本土化汉语教材编写的独特思路。教材以高频词汇为主，结合了日语和汉语的同形同义特点，在降低学习者认知负担的同时，提高了学习效率。这种将语言共性和学习规律相结合的编排方式，为日语母语学习者提供了更便捷的学习路径。然而，教材在词汇分布的均衡性、循序渐进的科学性以及注释的细致程度上仍有提升空间，尤其是在明确初级阶段词汇

数量安排及内容注释优化方面尚需改进。这些经验与不足为本土化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即在选词上既要注重核心词汇的覆盖，又需结合目标学习者的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同时确保教材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参考文献

- [1] 马箭飞, 梁宇, 吴应辉, 等.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 70 年: 成就与展望 [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06): 15-22.
- [2] 胡明扬. 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汇教学的若干问题 [J], 语言文字应用, 1997 (1) : 12-17.
- [3] 杨寄洲. 编写初级汉语教材的几个问题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52-57.
- [4] 王汉卫. 论对外汉语教材生词释义模式 [J]. 语言文字应用, 2009(2): 124-133.
- [5] 万玲华. 辨析汉日同字词的对策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3
- [6] 彭世娟. “这、那”类指示代词的习得研究 [D]. 湖南师范大学, 2020.
- [7] 周小兵, 薄巍, 王乐, 等. 国际汉语教材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7, (01): 125-135.
- [8] 吴侃. 日语词汇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05.
- [9] 朱勇. 对日汉语词汇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J]. 语言文字应用, 2007, (02): 134-140.
- [10] 刘富华. HSK 词汇大纲中汉日同形词的比较研究与对日本学生的汉语词汇教学 [J]. 汉语学习, 1998, 06): 41-46.

作者简介: 李悦嘉 (1999-) 女, 汉语, 山东省安丘县, 硕士,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市, 100084